

记贺龙

沙汀



I251/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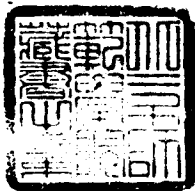
记贺龙

沙汀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677068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77.6

封面木刻：聂昌硕

记 贺 龙
沙 汀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1/4 印张 84 千字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2版

1978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

书号 10009·372 定价 0.28 元

1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，一个晴朗的融雪日子，一部分鲁艺同学，还有何其芳同志，我们随着贺龙同志一道从延安出发，到晋西北去。因为机器出了毛病，我们乘的一辆车开得最迟，当下午三点钟到达青化砭时，贺龙同志已经歇下来好久了。

青化砭离延安七十里，是一个高踞在山道边的小小村落，只有二、三十户人家。贺龙同志正站在路当中和一个青年农民攀谈。那个矮小而又瘦削的农民，一面编织着那种恰和北方人豪迈性格相称的羊毛板带，一面回答着他的询问。这些询问，多半是关于编织毛织物的技术知识的，最后，他把那尚未完工的羊毛板带要过来，学着编织了一阵。而那些围绕着他的干部、小孩子和头缠毛巾的朴实农民，全都忍不住笑起来。

我想，不同群众接触，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许他这样做。当我弄好住处，他又在和鲁艺的同志们闲谈了。他披着一件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，站在山道的边沿上，而在他的背后则是一列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带的峰峦，在落照中看起来很迷人，但认真吸引那批青年人的，却是他那关于前线生活的叙述。从他的叙述看来，战争并不可怕，因为即或是在离敌人十里路远近的地区，战士们也一样生活得很好，上

着文化课和玩着种种球类。

于是有人，大约是鲁艺戏剧系的同学莫耶，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女同志，惊问道：

“那么，敌人的飞机来了呢？”

“来它的呀。”

“扔起炸弹来呢？”另一个女同学接着问，更加显得纳罕。

“它扔炸弹吗，”贺龙同志微笑着，照旧用他那种满不在乎的调子答道，“它扔炸弹，你会往防空洞里躲呀。这是消极的，——积极的办法是拿起枪打。”

他很巧妙地做了一个举起枪对空瞄准的姿势。

“你们不要担心，”接着，他又充满关心地说，“将来到火线上去，我可以派队伍保护你们；只要一班人就够了。你们要搞清楚，我们班把人经常同敌人的大队伍碰呢。象那类山嘴上呀，你好生隐蔽起，敌人一来，就扔他几个手榴弹！……”

他的叙述生动而又恳切；还一面比着手势，一面瞬着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。于是我们这些对于战争还多少抱点恐怖的外行，不但有了信心，而且衷心地笑了。然而，我们还有别种别样的顾虑，虽然其中许多是从他那种有问必答，不嫌麻烦的解释来的。他的知识广博，也是同学们喜欢向他发问的原因之一。不管你是怎样的疑难，好象只要经他点醒，人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。

在所有的询问中，有人提到晋西北的夜麦。这点担心，可以说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，因为出发之前，就有人警告过我们，要我们当心我们的胃口。并且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幕悲喜剧：一个初到岢岚工作的同志，因为放肆了一点，多吃了一点，

当天深夜，便被那种山地居民的主要食品夺去了生命。

然而，当那位细心的同志快要结束他的发问的时候，贺龙同志却不以为然地大笑了，说道：

“这有什么要紧！你只要懂得吃莜麦的规矩，就成了呀：醋，辣椒，热炕。并且莜麦并不难吃！你可以向老百姓买米，买面，要买他的莜麦，那可不成。同志！不要小看它吧！”

他的脸上略带点孩子气的骄傲，摸出烟斗，抽起烟来。

然而，我们的询问是并不因为他的吸烟就停止的，他也毫不以为我们问题琐碎而显得厌倦。他耐心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沿途的情形，风习和掌故，而最重要的是，到了米脂，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降生地以后，我们每个人便有一匹马了。部队上分派了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我们。

在谈到这种他生平特别喜爱的动物的时候，他又不免着实夸奖了它们一番，并且嘲笑了一通一般市面上一部分常见的马匹。

“让我形容起你们看吧，”他接着说，颇感兴会地仔细描摹起来，“头这样一搭搭起，腿子是这样的，屁股溜尖，你要不打它两下子呀，它就连动都不晓得动。给你们讲，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，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！”

他的精彩的刻划惹得我们大笑起来。其间有人担心冬天骑马太冷。他回答对方道：

“那有什么！棉裤一穿，棉袜子一穿，外套这样子一搂，包管你一点也不感觉冷了。”

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时才分手。但是半点钟后，我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矮小的圆桌旁了。这圆桌是摆在地上的，

几块木板算是凳子。同座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乡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陈宏模。这个人到解放区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，贺龙同志的谈话因而非常慎重。因为恰巧我们三个都是四川人，贺龙同志早年又在四川住过很久，所以我们一面吃着面条烧饼，一面自然而然地谈起我们的“堪察加”来。我和其芳告诉他一些抗战后的四川情形，以及一部分混蛋经常用飞机从烽火连天的上海接妓女到重庆、成都胡闹的恶行。

贺龙同志静静地倾听着，随即叫骂了一句，深深地叹息了。

“你们说，这些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进步呀？”

他发出苦笑，追问着，随又沉思似地回答着自己：

“我看要让日本人轰几大炮才成。”

于是我们的会餐变成了不大快活的会餐，至少没有先前那样活跃和愉快了。我们彼此都感觉有点沉闷。而如果没有那位联络参谋在座，这点沉闷，是会爆发成为愤怒和申斥的。忽然，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窑洞门口，而贺龙同志眉宇间又复闪烁着微笑了。那是个老太婆，行动矫健，一双眼睛灼灼有光。

贺龙同志用筷子指点着盛面的瓦甃，亲切地招呼她道：

“快来盛起吃吧！还多得很啊。”

“吃过了，同志！”

“至少也要吃一碗才对。”

“早吃过了。”

“那么吃两个饼子好吧？”

他拿起两个饼子，让警卫员递过去。

2

鲁艺的三个女同学而外，一道同行的，还有两个妇女同志，全都是四川人，其中一个，贺龙同志叫她做“耗子”，矮矮的，戴着一顶肉桂色乌打帽。因为丈夫在杨家结台工作，中途便下车了。另一个却要一直同我们去岚县工作，贺龙同志对她十分关切，年龄有二十岁左右。

这位女同志是四川巴州人，十五六岁时，便随着红四方面军经历过雪山和草地了。她新近才从延安的卫生学校毕业。小个子，眼睛大胆得很，恰同她那矫捷的举止相称。她回岚县的另一个目的，是同师部的卫生处长结婚。

当从米脂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一直没有见着十分关切她的贺龙同志。但当我们正在一条傍河的山道上缓缓前进的时候，一阵马蹄的繁响，忽然从背后掩过来了。

最先奔过我们的是贺龙同志的大青马。他急驰着，一面转过脸来对那位巴州女同志嚷道：

“赶紧跟上来保护老子呀！——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！”

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点，大衣的前襟飘扬着，而他骑在馬上的宽大结实的身躯，就象岩石一样坚定。他的脸色比平日更红润，胡髭更黑，脸上的轮廓也比平日更显著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似乎更加认识了他那种性格上的阔大不羁的特点。他嚷叫着，带着一种感情洋溢的嘻笑。他的身影逐渐在北方的尘雾中隐没了。

可是我们的女英雄并没有紧跟上去。我们都是骑老实马的，加之，这一天要赶一百五十里路，所以当我们到达吕家坪的时候，天已经黑尽了。一个在路边守望我们的老乡，把我们引到门口燃着一支鱼烛的院子里去。院内屋檐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方桌，贺龙同志立刻招呼我们过去，让我们大吃他的陕北红枣和得自敌人的咖啡。而这时候他的态度却又显得那么悠闲。

其时，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谈着他的另一匹大青马，当我们休息定了，他又继续说道：

“不但是跑得好，”他向我们投着严肃的视线，“它还很有德义呢！比如你前面有人这样躺起，它就停下来不走了。翻大雪山的时候，靠它救了多少命啊！至少五六十条。每一次总是好几个人，尾巴上、颈项上都拖得有，我自己还一手提一个，就这样往返了好几回。要不然死的人会更多些。山又高又大，又冷，空气很稀薄，身体坏一点的，还没有喘过气，倒下去就死了。”

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后，有谁问起这匹牲口的踪迹。

“后来给猴子偷走了。”

他率然地回答着；而一发觉大家惊奇的眼光，就又立刻加以解释：

“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。天天看见藏族同胞骑马，军队骑马，它也懂得骑马了呀。”

兵站部丰盛的餐食端出来了。用饭过后，虽然饱食和长途行军的疲劳使我们渴想睡眠，渴想休息，但是，整好被褥，我们又陆续走进贺龙同志的卧室里去了。

那里已经有五六位同志，在喝着茶。巴州同志的位置离他最近，她捧着茶杯，全身靠在一张壁柜上面。而贺龙同志自己则占据着方桌的一面，手拐支撑在桌面上，整洁的手指间夹着一支叶子烟卷。

他正在和那位女同志谈话，轻言细语，带着父亲般的挂虑。非常明显，在这需要人们付出全部精力的战争年代，又还那样年青，他是不赞成她就结婚的。

“将来养了孩子，单是生活就麻烦透了，还谈得上什么工作？”他忽然停下来不讲了。

这也许由于他警觉出来，在众多生人面前批评到个人的私事不怎么合适吧。他接着吸烟斗。而他那明澈的眼睛里略略浮上一层忧郁。

但是，沉默一会儿，在向鲁艺的几个男女同学投过亲切的一瞥之后，他又就一般的恋爱问题发起议论来了。这对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说来，确也必要。

他从容不迫地讲说着，正象一个慈祥的长辈一样。因为他所用的是活的经验和活的语言，所以，既富有教育意义，又没有教条味。他极力反对“一杯水主义”，说那样对工作对个人都是极有害的，没有任何好处。并且坚决主张政治信仰的一致应该是男女结合的大前题，其次是互相自爱：“不要拆烂污！”他十分鄙弃地说。

他的话语看来已经完了，但他忽然又带点嘲讽，用那种说反话的语调这样加上一句：

“自然啊，背后做一两回错事，我们可以装做不懂。”

3

留宿克虎塞那天晚上，贺龙同志给了我们最大的愉快，主要是给了我们很多社会生活知识。

当上午十点钟渡过黄河的时候，贺龙同志原是决定继续向岚县进发的，但是，到了后来，我们却又不能不在那为八路军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边停留下来。使他改变计划的是杨爱源，这位国民党的将军正在那里检阅山西部队。

在白昼的大半天当中，贺龙同志仅仅让我们鉴赏了他的战友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日本马匹，一个警卫员，一个跛腿马兵和一个小鬼的大胆的驰骋；其余的时间全花费在他和杨爱源的会谈上面。他回兵站时已经是夜里了，我们却都陆续走进他的房间里去。一有机会，我们总是高兴倾听他那有声有色的谈吐的，这在短短的行军当中，已经成了大家的习惯了。

他是很会刻划人物的。有一次，他的几位战友偶尔同他谈到一个新来参加工作的同志，觉得头痛。但其中有人并未见过这个似乎有点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，因而略显吃惊地问道：

“这是怎么一个人，我为什么没有见过呢？”

“怎么一个人吗，”长久沉默着的贺龙同志，忽然间开口了，“让我告诉你吧，就这样，瘦瘦的，头发很长，随时夹窝里挟一本书；今天这本，明天那本，可是从来没有翻过……”

这天夜里，由于大家一再要求，他为我们刻划了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形象。而通过他对这个人物的介绍，大家不

仅认识到当时混乱的社会动态，也从它认识到那次革命的弱点。当然，对于贺龙同志广博的社会生活知识，我们同样感到惊异。

这个人物的诨名叫周铁鞭，可以说是个地道的骗子手，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副产品。他做过跟丁、茶博士和算命先生，还在陕西当过几天军门，不过是偷跑的。回到家乡湖南，他又做起“司令”来了，而且三起三落，垮台一次，他又很快爬起来了。真也颇不简单！

医卜星相这些精神法宝，他都懂。他时常骑了马去乡间“捉龙”，而在司令时代，他自信捉住了。于是吩咐他的爱妾立刻死掉，好葬下去。这因为他爱她，恰恰又只有她养着一个能够承受一份“龙脉”的好处的男孩。然而她才不受抬举，哭闹着，哀求着，最后把他的部属怂恿起来了。他们于是向他宣称，要是他再这样疯下去，他们就离开他，或者让他自己滚蛋。

总之，这是很值得考虑的，而那最为适合的办法，便是让她活着而到那“龙脉”所在地的庙子里出家……

“你们笑！”忽然自己先停止了笑，贺龙同志望着我们继续说了下去，“他硬把她送去当了尼姑才完事的呢。这个人就有这样怪，他的样子也特别得很。人很高，又黑又瘦，肩头这样宽，眼睛鼓鼓的，一个头小得象汤团一样……”

我们忍不住大笑了，但是，他自己却并不笑；而当我们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，他又诱惑似地这样说了：

“要是高兴听的话，我一生遇到过的怪人多得很呢。”

但他并不立刻接受大家的邀请，要我先讲一个。我讲了一个老名士的故事，但是没有引起在场的青年同志多少注意。

很明显，这因为我所讲述的故事，既缺乏应有的社会意义，也讲得不怎么生动。……

“这是你们四川内江的赵班若呀！”我的叙述一完，贺龙同志立刻微笑着插嘴了，“这个人我又清楚哟。是汤子模的老师，我两个还见过面。旧文学好，生活一塌糊涂。茶壶呀、夜壶呀，什么东西都往床头上搁。他的趣事多得很啊……”

他接着讲了一个赵班若的趣事，我们自不必说，竟连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了。

“这个不算，”停停他又继续道，“我再给你们讲个人才更有意思。老沙恐怕都知道吧，就是傅英呀。前清的翰林，一个老官僚，满脑子的封建思想。这个人也算得我们湖南的怪物之一呢……”

当贺龙同志和这个怪物接触的时候，老头子已经七十岁上下了。但是，他的雄心并不因为他的年龄衰歇下来，相反，他还企图在民国初年那种混乱局面下成立一支军队。他同贺龙同志的结识，就为了这件事。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，贺龙同志描摹得很精细，使得所有青年同志不断发出笑声。然而，更为重要的是，从他所选择的语言和那讽刺的口气，人们却不知不觉会嗅到一种官僚社会的腐烂气息。在讲述傅英一些生活细节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而在最后，他更为我们谈到老翰林第一次检阅部队的神情。

当老头儿爬上检阅台的时候，因为兵士们一齐应声立正，他大大地吃惊了，停歇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叹息道：

“哎呀，我侍候了二十多年皇帝，从没有象今天……”

“以下的话更加糊涂！”在一阵暴起的哄笑声中，贺龙同志

带着鄙视一切的微笑结束道，“我两个还没搅上三个月就分家了。你们看这个人有趣吧？见了趣人，我总要给他画个像的，来他几笔。”

4

是到岚县的头一天下午，看好宿营地点，我们三四个人刚在阳坡村村口的几块木料上坐下，贺龙同志终于骑着马赶到了。

当早上从临县动身的时候，他没有和我们一道走，他得留下来给全城的群众讲话。我们已经到了三四个钟头了。这时虽然已经挨近黄昏，天色依旧十分明朗，远处的连绵的山岭涂抹着一层微亮的紫色。赤裸裸的大地上挺立着擎天的白杨树。他在平整的大道上驰骋着，一进村街，便立刻从马上跳下来了。

他把佩带交给警卫员，而由于燥烈的寒冻，又刚才骑过马，他跺脚搓手地嚷道：

“哎呀，这不冷死人吗！……”

仿佛一个活泼好动的青年人那样，他又跳蹦着向一个头戴毡帽的老百姓面前跑去，一面胡乱地挥舞着手臂。

“老乡！有什么吃的东西卖么？”

他笑问着，而且已经走进那间半开着的小店里去了。

“啊……哟！还卖得有挂面呀！……”

一片洪亮的欢呼声从那破旧的店屋里传了出来。而随即，他又仿佛阳光一样的出现在村街上面。他笑着，嚷着，吩

咐警卫员赶紧煮点面吃。最后，他要我们一同随他到宿营处去。这时他的态度已经比较平静；但当经过那家墙角有着一株老槐树的大门边时，他又吃惊似地停下来了。

他欢呼了一声，嚷叫道：

“喝，马夫！哪里搅来的皮大衣呀……”

马夫是一个长长的瘦削的中年人，站在那家院子当中，穿着新缝的黑布羊皮大氅。周围空地上错乱地堆着五六个驮子。贺龙同志巧妙地迈过那些障碍，一直奔了过去。高高兴兴拍了一下对方的肩头，他便翻看着那件新羊皮大氅，审察着它的质料。

最后，他又稍稍离开一步，打量着，认真地评论道：

“不错，准可穿七八年！”

他又汇合起我们前进了，走上一个小小的土坡。

“这个马夫跟我最久，一二十年了。”他一面上坡，一面充满感情地说道。“人很老实。全家人都是为革命牺牲掉的，现在就只剩他和一个兄弟了。是一个好同志！……”

马夫同志引起他不少回忆，他向我们一直谈到宿营地方。

我们的宿营地是一座颇大的地主的宅第。相当富丽，涂着色彩的檐牙，窑顶上的女墙很高。略微休息了一下，贺龙同志便独自跑上窑顶上眺望去了。从窑顶上下来后，没有在房间里停留上五分钟，他又忽然出现在鲁艺的同学们里面。这时大家正聚集在院子里闲谈，有的坐在阶沿上，有的靠在石碾上面。他提议要大家唱歌，但是他们却逼着要他先唱一个。他低着头，含着微笑，十分勉强地哼了两句山歌。

然而，正当同学们进行齐唱的时候，他的注意，好象已经

并不停留在唱歌上了。其实，他要大家唱歌，不过随便说的，并不怎么热心。他倒显然有着什么心事似的。于是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贺英同志。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个杰出的女性的时候，是在延安。她是他初次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作者，而在以后，每次失败后她都帮助他重新组织起队伍又干。她是在一九三四年湘西的游击战争当中牺牲掉的。

“她并不懂得理论，”握着烟斗，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，他曾经望着我说道，“但是她的理解力是很强的。胆大，天分比我们高多了。她说队伍要‘武’，就是要打仗，‘不武’就要坍台！”

他得意地微笑了……

但是，现在引起我发问的，却是他在抗大女生队成立时的一场讲演。在这场讲演当中，他曾经提到贺英同志，后来听讲者之一的顾，把她自己的感奋，以及当时的情形全都告诉我了，所以我就从这点说起。

“听说毛主席那天也很兴奋呢。”我加上说。

“好象有这回事。”他含糊地回答说，接着却又认真地说了下去，“她确实很能干，不管多少队伍，她都能够统率。她知道怎样发现人才，使用干部。许多土匪都怕她的，那些人正象大山里赶下来的猴子，调皮得很。我第一次成立红军，她的帮助最大。……”

他顺下眼睛，陷入深思了，一面静静地吸着烟斗。

“你就拿给养问题说吧，”一分钟后，他又不大自然地继续道，“哪里会象这样，半天还弄不到吃的！总是自己骑匹骡子赶在前面，队伍一到，什么饭呀、水呀通弄齐了。”

一个负责管理给养的同志恰从左面阶沿上走过，于是他略含恼怒地问道：

“你们在搅些什么呀，还没有弄好吗？”

“他们正在做呢。”

“今天真把人饿够了。”

他望了我强笑着说，于是漠然地离开石碾，漠然地走向自己的房间里去。

5

到达岚县三四天后，他第一次来看我和其芳的新居。是夜里，警卫员也没有带，一个人静悄悄地就进来了。他对我们谈了一些晋西北的战况，当时宁武正从阎老西手里失掉不久，敌人新的进攻已经开始。占据着方桌的一面，他平静地讲说着，似乎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，都是慎重考虑过的。而且同时留神着我们的反应。这已经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贺龙同志的风度了。

他说他三天前去看一位山西部队的军官。

“看样子这几天很苦闷，”他接着说，依旧衔着烟斗，“一见我就拉着手说：你回来得正好，太走久了。”

于是他谈起他们商讨怎样对付敌人进攻的情形。他是不赞成打硬仗的，因为敌人已经利用各个据点构成火网，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了。但他并没有直接的提出来，只是从侧面叙述了自己的见解。他用食指在桌面上画出山脉，河流，以及晋西北各县的部位。他特别看重宁武，认为这是目前战争的关键，